

刘玉堂



鱼台纪事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87
I247.7
1434

3



BL16105

釣魚台紀事

刘玉堂

351234



钓鱼台纪事

刘 玉 堂

•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1/32开本 9.275印张 2插页 218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520

书号 10331·244 定价 2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短篇小说集，精选了青年作家刘玉堂的近作十六篇。其中，包括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优秀中篇《乱世英雄》和《钓鱼台纪事》，还有颇具特色的短篇佳作《临时工》、《静静的海岛》、《一个人的海滩》、《那年冬天在岛上》等。这些作品的题材，与作家的经历有关，主要写的是军营生活和沂蒙山的风土人情。

刘玉堂的作品，艺术视角新颖，气韵生动，在明朗的主调中，不乏深沉和厚重；刘玉堂的语言，带有“黑色幽默”韵味，并富有简洁明快的音乐感。这充分地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。

目 录

特别约会·····	1
埋在心底的爱情·····	5
学费·····	18
深深的海洋·····	26
静静的海岛·····	46
现代主妇·····	61
小岛情潮·····	73
大楼后面的那排平房·····	89
一个人的海滩·····	110
那年冬天在岛上·····	125
临时工·····	153
上水石·····	170
车过唐山·····	184
钓鱼台纪事·····	199
“哈军工”与“西军电”·····	233
乱世英雄·····	268

特别约会

热恋时的约会，幸福，甜蜜，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、神秘的诱惑力。尽管护士长刘琳的男朋友李希宁和她商量好一星期之内暂不要约会，可刚到星期三，刘琳还是决定要去看看他。

雨后的初夏，太阳落得特别迟。刘琳吃罢晚饭，好不容易捱到天擦黑，就向科研所奔去。刚走几步，她突然想起宿舍里还有一瓶治神经衰弱的“参茸丸”，又转回身，把药带上。

医院离科研所不到五百米，抬脚就到。可当她走到科研所办公楼附近的池塘旁边时，一种欲见还怕、不见又想的矛盾心理，使她犹豫了。她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垂柳树下停住脚步，拨开柳枝，深情地望着池塘对面亮着灯光的二楼窗口上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思想上斗争着：见呢，还是不见？

李希宁，科研所的技术员，他的性格与他的名字十分相近：平时默默无闻，工作起来特喜欢宁静，最讨厌在钻研问题的时候有人打扰他，或弄点什么声响。有一次，希宁正在搞一个什么课题的论证，通讯员给他送来一份加急电报，他连看也没看就说：“放到一边吧”！通讯员说：“这是加急的呢！”他就有点不耐烦了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干嘛这么罗嗦？”等到论证完了，一看电报是父亲病重让他速回，他才心急火燎地跟领导请假。晚上，李希宁不到十二点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，一点声响又醒了。他跟刘琳谈起这个毛病时，刘琳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最近

一段时间我也是，晚上躺下好长时间睡不着……”

希宁笑笑：“我可不是想你想的，我很早就这样！”

刘琳不悦地说：“那是神经衰弱，我给你搞瓶药吃吃吧！”

希宁解释说：“这也许只是个习惯，我一接受个课题就这样，早搞完了，就昏死昏活地睡几天。咱们单位导弹试验的结果处理还很落后，我们所正在研制结果处理自动化设备。早成功一天，就早一天缩短试验周期，就能让导弹早一天装备部队。特别听了自卫反击战英雄们的报告，说实在的，谁的心里不是一团火？我想……”

“你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这段时间确实太忙，不一定一两天就约会一次，我看一个星期约会一次就不少，你说行吧？”

刘琳嗔怒地说：“有什么不行的？你也太小看人了！”……

凉爽的晚风抚弄着柳丝，池塘里的蛙声此伏彼起，有些噪人。

刘琳想到这里，不禁埋怨自己太有点那个了，要是冒冒失失地去找他，他会怎样想呢？不认为是没出息才怪呢！她正要转身回走，猛然看见希宁办公室的纱窗打开了。他探出身子，往楼旁池塘里扔了块什么，“嘣唧”一声，“呱呱”乱叫的蛤蟆不声响了。刘琳一下想起是这些“呱呱”叫的蛤蟆打扰他了！希宁坐下不一会儿，不知哪一只讨厌的蛤蟆又试探性的“咯”一声，另外一只立即就随着“呱”一下。刘琳意识到，马上所有的蛤蟆就要来一个大合唱。她连忙拣起一块石子向池塘投去，几乎同时，她发现楼里希宁又站起来了，听一会儿没动静，又坐了下去。

刘琳心想，干脆就坐在这里打蛤蟆吧！这样决定了之后，

她又不禁暗自好笑：这倒是一种特别的约会。

一轮弦月当空，四周除了一些叫不出名的小虫细微的鸣叫之外，没有一点声响。刘琳盘腿坐在树下，不时地向池塘里扔一块石头或坷垃，发出轻轻的击水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觉得身上潮乎乎的，一摸，衣服上挂了一层细细的夜露。她想，在这静谧的夜晚，一个姑娘独自坐在池塘边打蛤蟆，目的呢？是不让它们叫，怪有意思的。她记不起是听说还是在哪儿看到过一个类似的故事：一个警卫员为了让首长晚上睡得好，蹲在房子附近不让蛤蟆叫。当时还觉得过分呢，现在自己不也这样吗？傻吗？可我宁愿做这样的傻瓜，干这样的傻事！这是爱情的需要。唉，爱情，谁叫我爱他爱得这样深呢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刘琳发现希宁窗口的灯光灭掉了，她赶忙站起身往回走。池塘旁边是希宁回宿舍的必经之路。刘琳刚走几步，就迎面碰上李希宁。希宁惊奇地问道：“哟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干啥去了？”

“你不是也没睡吗？”

“出诊了？”

“不，打蛤蟆！”刘琳说着低声笑了起来。

“怪不得……怎么，你一直在这里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真好！”希宁感动得热血涌心，一下把刘琳揽到了怀里！

月光下，池塘里，一对分不清你我的身影倒映着，这时一只蛤蟆一下蹦入水中，水面上那长长的影子随着细微的涟漪晃动着，散开去……

“给你！”刘琳从希宁的怀里挣脱出来，把带来的药装到希

宁的口袋里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治睡不着觉的，回去就吃两丸。”

李希宁深情地望着刘琳的脸，微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一定能睡个甜蜜的觉……”

埋在心底的爱情

尽管一个月以前，就听说闵玉牺牲了，可当我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英模报告团那里得到证实时，仍然忍不住大哭一场。

闵玉和我，表面说来是一般同学的关系，但在我内心的深处，却早已把他当成爱人了。只是由于我的任性和孤傲，才使我欠下他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情的宿债……



闵玉是我中学时的同学。在班上他是个有他不多、无他不少的人物。他面颊清瘦，神色抑郁，上课低着头，走路溜墙根，完全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但学习成绩却出奇的好：提问对答如流，考试门门满分。奇怪的是老师从来没有表扬过他，倒是经常表扬那些分数还不如他的同学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们几个女生就有点不平。他自己似乎并不在乎，仍是默默地学习着。

没过多久，报纸上发表了北京一个小学生批“师道尊严”的日记。这下学校里又乱了套，别的班已经贴出了几张响应的大字报，我们班的同学决定联名写一张“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批过的东西现在又时兴了”的大字报，攻一攻孔老二孝子贤孙（当

时都不叫老师了)的那一套又是提问又是考试的整人伎俩。大字报写好后，轮到闵玉签名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点麻烦。

他瞪着怯生生的双眼，嗫嚅着：“我，我……。”

“‘我’什么？快签！”膀大腰圆的“砸玻璃大王”，大声喝斥道。

“我，我不能签！”

“为什么？提问、考试，你成绩不错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我觉得老师是对的！”

“梆！”“砸玻璃大王”一拳就打在闵玉的鼻梁上，“你个胆小鬼，象你这样到战场上还不当叛徒？”

闵玉鼻子、嘴里流血，脸色煞白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叛徒……我和他划清界限了！”

许是让“砸玻璃大王”打懵了，他说出了这莫名其妙的话！使围着起哄的同学一下愣住了。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我心里升起一股同情感，就对“砸玻璃大王”说：“不签就不签吧，也不缺他这一个！”

“对，革命靠自觉嘛！”

“少他这块云彩照样下雨。胆小鬼！”

在一片吵嚷声中，闵玉抬起头，朝我投过一个痛苦的、然而却是感激的目光。

不久，一个女同学神秘地对我说：“严芬，你知道过去老师为什么从不表扬闵玉？那天他为什么又说出了那句倒三不着两的话？告诉你吧，他爸爸是叛徒！”

“真的？”我一下惊呆了。

“这还有假？哼，这种人表面老实，实际上包藏祸心！”

一席话说得我原来对他的那丁点儿同情心，也渐渐地烟消

云散了。

打那以后，同学们就象躲避传染病人似地躲着他。他却照例地低着头上课，溜着墙跟走路，默默地来，独独地回，只是他的眼神更加抑郁了。

二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。偏偏在我毕业的时候，我爸爸被打成了“正在走的走资派”。摆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：上山下乡。

我自信我爸爸是清白的，就算是走资派，也比叛徒强得多。让我和闵玉下到一个大队，我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，生怕人家说是“物以类聚”。可闵玉却露出一种少见的高兴样子，主动帮我往马车上搬行李。我冷冷地说：“不用！”

坐在去桃花坪的马车上，我远远地离他坐着。一路上，我不看他一眼，不跟他说一句话，可是，当马车渐渐抵近桃花坪时，闵玉却从车尾爬到车中间的栏杆上，悄声对我说：“严芬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请你谅解我……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就是……我爸爸的事，你最好别跟这庄上的人说。”说罢，他惊恐地、小心翼翼地期待着我的回答。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，愣住了。他赶忙解释说：“我真的和他划清界限了！”说着，仿佛要哭的样子。

“既然划清界限了，你怕啥？”

“问题是人家不相信！”

我也有这种心理。何况我从来没跟爸爸划清过界限，便烦恼地说：“我自己管不过自己来哩，谁有工夫嚼这种舌根子！”

他松了口气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桃花坪的乡亲绝大部分都不错。我住在烈属张大娘家，她待我象待亲闺女一样。闵玉住在五保户宋大爷家，也挺受款待。他干活不惜力气，下了工就打水扫院子地闲不着。因为我不会从井里提水，闵玉就把我和张大娘的用水包下来。宋大爷更是到处夸他“有礼貌，怪能干！”

可村里也有个别小青年很差劲，流里流气，看起人来眼不转珠，象要穿透人家的衣服似的；说出话来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那天锄地，几个青年故意拉我的趟子，然后就拄着锄把看我的热闹：“长的真俊，就跟李铁梅一样。”

接着是一阵奇腔怪调的哄笑声。

其中一个还装模做样地说：“小声点，别让她听见了！”

“听见，她才恣呢！”

“哈哈——”

我气得浑身打颤，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直往下掉。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前面的一大截已经锄过了，挨着我的那趟正是闵玉。我正要向他投以感激的目光，忽然发现闵玉正在前面受围攻。只听那几个小青年一起朝他吵：“什么里（礼）貌外貌的，你少来文诌诌、酸溜溜的这一套！”

“是你接受我们的再教育，还是我们接受你的再教育？”

“还是累得轻，让他挑上三天大粪试试！”

闵玉一句话不吭，低着头继续锄地。

在农村，得罪一个，往往就得罪一帮。第二天闵玉果然去挑大粪了。我知道后，心里负疚得很：是我连累他了。可他却

并不在乎，晚上下工回来，照例帮我打满缸。吃完晚饭，我去看他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宋大爷声音挺高：“你脱下来我看看！”

“大爷，没事，您别……”

“你给我脱下来……”我一听宋大爷动怒了，赶忙冲到屋里，见宋大爷正帮闵玉脱褂子。啊，压成这样！闵玉的肩膀破了，褂子跟肉粘到了一起。宋大爷指头戳着闵玉的额头：“明天别去了，好好在家给我躺着！”

闵玉含着感动的泪，脸上浮着羞怯的笑。

我的眼睛也湿润了。我把前因后果跟宋大爷一说，宋大爷火冒三丈，说：“这帮畜生……”提着烟袋就出去了。

宋大爷刚走，闵玉一下站起来，说：“不好，他找大队干部去了！”

“我就找呗，他不找我还要找呢！”

“这多不好！”

我一下动了怒：“怕什么？你干嘛这么胆小？”

打那以后，我对他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。我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尽管他胆小，可总觉得在他身边很安全。

三

没过多久，闵玉又遭到了一次不幸：妈妈死了。

原来他妈妈是个临时工，自打他爸爸入狱之后，她也停了职。她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整天挨斗受批、担惊受怕，病势日渐加重。她唯一的孩子就是下了乡的闵玉。吃药没钱，喝碗凉水也得求左邻右舍。临死之前，她要闵玉回去了一趟。她哭着对儿子说：“你爸爸在监狱里已经先去了，他捎回话来说，他对

不起咱娘俩。他让你别记恨他，他不是叛徒，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落实。这些话我本想等他的问题清楚了再告诉你，可我怕是不看到那一天了。孩子，以后你好生自己照顾自己，遇到事心里有点数……”

处理完妈妈的后事，闵玉把自己的身世跟宋大爷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，宋大爷老泪纵横地说：“孩子，别难过，以后咱爷俩一块过就是！”

闵玉一下扑到宋大爷的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打这以后，闵玉的话更少了，整天默默地干活。我心里很不是味儿，总想替他分担点什么。每天下工之后我去看他，他总是很客气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不久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了，我爸爸很快就恢复了工作。不管算不算走后门，我还是从农村抽上来了。可一离开洒过汗水的桃花坪，特别是离开老实、正直的闵玉，我心里还是恋恋不舍。

临走的那天，我找闵玉谈了谈，他神色黯然地说：“你应该回去，你父母也需要照顾！”

“你呢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他迷惘地摇了摇头，苦笑着说：“这里挺好，多亏你替我保了密！”

“你何必老这样自卑呢？实际上庄里有不少人早就知道了，人们并没有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。何况你爸爸不是也说过他不是叛徒吗？”

“但愿是这样！”

“以后给我写信吧！”

他一下抬起头，脸上显出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，问

道：“方便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方便的，胆小鬼！”虽说我大大咧咧地不在乎，可说完这话也觉得脸上直发烧。他似乎并没发觉我脸红耳热的窘态，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。

一年过去了，他始终没写信来。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后，仍没有见回信，便赌气没再写。

赌气归赌气，可心里总是放不下他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催促爸爸去打探闵玉爸爸的落实情况。无奈爸爸是个管生产的，问的次数多了，人家反倒不高兴。

一九七八年元旦，爸爸神色飞扬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小芬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！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你最关心的那件事落实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，已经通知闵玉了，让他明天回来参加县里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！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我情不自禁地蹦起来。

爸爸三杯酒落肚，话也多了：“小芬，你对闵玉爸爸的问题这么关心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？”

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，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人家受了这么多年的冤枉，难道不应该关心关心？”

“就为着这个？”

我并非理直气壮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平反昭雪大会之后，我找到闵玉，本想埋怨他几句为何不给我写信，可一看到他那哭红了的眼睛，就没说出口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倒是他先打破了沉默：“你挺好吧？”

“挺好，”我说，“组织上决定把你抽上来，你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我多么希望他到我们厂里去啊！不料他却摇摇头说：“哪里我也不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凄然地说：“我对不起爸爸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他痛苦地说：“爸爸以前对我那么好，我一懂事他就教我好好学本领，好好听毛主席的话，长大为社会主义做贡献。我明知他不象叛徒，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却狠心和他划清了界限。现在他恢复名誉了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我心中不由得一震，觉得一下比他矮了许多，赶忙解释说：“这不是组织上照顾嘛！”

“桃花坪的乡亲们对我照顾得不错，现在宋大爷比我更需要照顾！”他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定！

我知道拗不过他，便转了话题：“这一年怎么一封信也不给我写？是不是对我离开农村有看法？”

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说真的，一点看法也没有。我只是怕……连累你！”

我心里一阵热：“那么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……我写。”

我拉他到我家玩玩，他说啥也不肯，我只好骂他一句“胆小鬼”便分手了。

在以后的通信中，我知道他被提升为桃花坪小电站的技术员。我想，他是个有志青年，有一股发奋的劲头，前途是无限的。